

俠義小說

俠記

山登
I 246-5
G X M-8

本館定價大洋七角

南



晉

發行所天津晚報社

俠義

義俠記 松竹社

高新民編著

世界好比舞台

人民恰是劇員

貧富貴賤

一幌好幾十年

一場場接連不斷

要說這門小說

也如唱戲一般

舊的下去

新的上來

一場場接連不斷

不是忠孝節義

即是淫盜邪奸

不外警愚

與勸善

兼與閱者消遣

書前幾句頻詞

無非照例應典

現其既已

善

諸君往後上眼

西江月念罷

閑話休提

却說天津有一段交友

姓

知出自何年

當年天津縣衙門

有一個南路捕快頭役

姓

因爲好交朋

友名號兒叫李四海

在衙門裏當差也很勤儉

上上下下也有人緣

這一天夜裏

帶着幾個夥計

出去下道下道就是下夜拿賊

走到海

人道

聽見牆子外頭有打野鴨子的鎗響

夥計要去要幾隻鴨子

子四海說道

大遠的跑到那兒

人家還不定給不給

這不是爲嘴

夥計們非去不可

往南又走了幾步兒

看前面地下黑忽忽的

大包袱

夥計們過去一抱

嚶呀的一聲

就摔下啦

義俠記

一

叢書

I 246.5

G X M-3

272424

義俠記

二

趕過去一瞧 地下像個人躺着 過去一摸 身上又濕又粘 嘴裏還有點熱氣兒 知道還沒死 十月的天氣 西北風很大 又有點飛雪花兒 天是很涼 李四海說 這個人要是再凍一會兒 可就凍死啦 教夥計把他背到下處裏去 把他救活了再教他走 摔倒了的那個人說道 我過去一抱 就覺着冰涼的 像死人似的 我一害怕 才把我絆倒了 李四海說 我摸嘴裏還有氣兒哪 萬一要是把他救活了 教一個力氣大的夥計 把大皮襖脫下來 背上這個人 又把皮襖蓋在身上 掏出兩掛綫來 接到一塊兒 把皮襖一捆 一綫就是鎖練兒 捕役吊坎叫綫 掛上綫就是鎖上 大家就往回走 剛一進南關下頭兒 背人的這個人 覺着身上的這個人 腦袋爬在他的脖子上 弄的脖子上經濕 心裏一肚子火兒 看着頭兒的面子 又不肯說甚麼 走到南門洞兒 一招呼城門 守城門的汛兵 給開開一道門縫兒 教他開門進去 進了門洞兒 裏邊兒點着一個大燈籠 汛兵看見背着一個人 撩起皮襖來一看 吓了一跳 說道 噫呀 怎麼一臉的血呀 李四海也過去

一瞧 腦袋上是傷 說道 還流熱血哪 這個人必是沒死 快走吧
到下處裏給他點兒藥吃 也許救活了他 門汎上的人 全跟李四海有
交情 要是別人 門汎上也不教往裏頭背 李四海在後頭催着快走
背到下處裏 把那個人攔到炕上 這個下處是兩間明着 一個調山大
炕 燒的挺熱 李四海單住一間屋子 屋裏收拾的很干淨 背人的那
個人 脫下衣裳來 在燈底下一瞧 弄了一身血 說道 李四爺您是
真愛管閒事 他要是死在這屋裏哪 李四海說要是死了 把他背到東
馬道城根兒底下去 寫個報呈 一驗就完啦 咱們左不是背個命案吧
死在窪裏 也是一樣背命案 咱們擔點兒沉重 萬一要是救活了
那個不交朋友 多得一個朋友不好嗎 給他蓋上皮襖 拿點兒七厘
散去 先灌灌試試 要是吃的下藥去 天一亮兒你們就請先生去 夥
計們也有找開水的 也有拿藥的 把那個人扶起來 身後頭墊上枕頭
棉被 教他半躺半坐 把藥給他灌下去 呆了一會兒 睜眼一看 好
幾個人圍着他 地下站着一個人 紫臉膛兒 兩撇兒黑鬍子 有五尺

多高 身子很魁偉 張羅夥計們灌藥 聽見人管他叫李四爺 才知道姓李 也招呼了一聲李四爺 說道 我的傷不要緊 我的兜肚兒裏有個紅緞子包兒 裏頭有個藥瓶子 您把他拿出來 吃下一點兒就好啦 要有黃酒送更好 李四海說 我那屋裏有人家送的一罈子陳紹你得用多少 那個人說 我的酒量大 得二斤才夠哪 李四海教人把酒給燙熱了 自己打那個人的腰裏 把那個緞子包兒掏出來 打開一瞧 裏頭的小磁瓶子兒全碎啦 那個人教他捏出一捏兒來 擱到他嘴裏 拿過黃酒來 李四海給端着碗 那個人先把藥送下去 蓋上棉被 再加上熱炕一爆 睡了一覺兒 睡到天亮 出了一身透汗 睜開眼看了看 大家全沒醒哪 也沒趕驚動 自己躺了會子 身上的汗已經落下去啦 屢續着有人起來 那個人教人把他扶起來坐着 要了一把夜壺 溺了一泡尿 這工夫兒李四海也起來啦 走到那個人眼前頭說道 朋友你傷見好嗎 那個人說 吃下藥去就保住命啦 夜裏出了汗啦 也見了小便啦 再吃一兩回藥 就可以復原兒 李四海說 請七

先生去啦 他是我們天津正骨科的國手 那個人說 倒不用請人看
再吃一回藥 就可以收口兒 李四海又給他把藥搗出來 拿黃酒送下
去 那個人又跟李四海說道 我腰裏有銀子 拿出一塊來 買幾斤熟
牛肉來 李四海說 你一身的重傷 可吃不得牛肉哇 那個人說 我
這個藥吃下去就好 不但不忌口 還是越吃牛肉越好 李四海說 不
用你掏錢 回過頭來 打發一個人買燒牛肉去 正在這慶個工夫兒
七先生來啦 李四海說 請進來吧 呆了一會兒 進來一個老頭兒
拿着個藥包兒 李四海讓座 那個老頭兒說 受傷人在那兒呢 咱們
看完了再歇着吧 那個人說 我自己帶着藥哪 吃下兩服去了 大概
可以好啦 那個老頭兒說 我給你看看 洗洗上點藥兒 李四海說
看看吧 那個人這才勉強着答應 李四海就教人給他把衣裳解開 一
瞧身上有四五十處傷 全是很重的 腦袋上有一處重傷 先生說 這
個傷雖重 已經見好啦 給你上點兒藥 再給你留點兒藥 漿養兩天
再看吧 那個人點點頭兒 先生給他敷上蜜藥 拿布裹上 才教他騎

下睡 李四海在傍邊兒看着 這個人身上的傷很重 着他的神氣很不介意 必是個練家子 心裏很喜歡他 等到先生走後 派人打家裏拿了一份鋪蓋來 在自己住的屋裏鋪好了 預備教他搬過去養着 收拾好了 呆了一會兒 買牛肉的人回來了 買了二斤燒牛肉 那個人又叫人買了十個大燒餅來 擱在他眼前頭 這一路大吃 一會兒的工夫 就把二斤牛肉十個燒餅 全都吃完啦 傍邊看着的人 全說怪道 連好人也吃不了這麼些東西 別說他這麼重的傷啊 真是奇怪 李四海過來一瞧 也怕他吃多了 那個人說 不要緊 這倒好的快 我這個藥是祖傳的方子 要是吃完了藥 不拘怎麼打 打多麼重的傷 也不覺疼 吃下藥去 再一吃牛肉 幾天就能復原兒 李四海說 在那屋裏給你鋪好啦 朋友你上我那屋裏養着去吧 這屋裏太亂 那個人說 咱們萍水相逢 你把我救活了 我就很感激的了 要再格外的打攪 那就更不對啦 李四海道 天下人交天下友 我看你是個朋友 出於我本心 樂意交你 等你傷好了 你把打你的那人 告訴我

我一定替你報仇 那個人笑道 報仇倒好報 李四海這就招呼人 往那屋裏背 那個人說 不用背着 拿個棍子來就行啦 李四海說 背着吧 那個人一瞧牆上立着半截兒蠟杆子 把蠟杆子要過來 自己一咬牙就下了地啦 扶着杆子就要往前走 李四海架住了胳膊 扶到白己屋裏去 教他躺在炕上歇着 李四海遞茶遞水 那個人心裏很過意不去 到了晚晌 人都睡了覺啦 李四海跟那個人 談起閒話來 那個人才說道 我看朋友你 很是個交友的人 我跟你說實話吧 我在山東省 是旱路的總瓢把子（瓢把子是賊頭兒） 山東黃河一帶 還有一個水路的總瓢把子 姓張名叫張玉龍 在山東很有勢力 有人跟我說過 張玉龍有心奪我旱路的勢力 我想着我們倆人最相好 一點兒意見也沒有 決不能作這個事 必是壞人從中離間 給我們掰生 我也沒上心裏去 前幾天他去找我 說是他兄弟張玉虎 在北京順天府當大班兒（大班兒就是馬快） 北京有個董老公 是八卦門兒的把式 在北京教了些徒弟 很有名氣 張玉虎跟他比試 輸給他啦 約我

跟他上北京找場去。我本來也好交朋友，又怕有人離間，故此不好駁他。可就跟着一塊兒來了。我們倆人坐船，走到滄州，河裏已經有了凌皮兒啦。船不好走，張玉龍教人站在船頭上，拿狼頭礮着冰往前走。我在艙裏吃飯，吃了一身汗，出去一看，冰的，受了點兒河風，身上發燒，酸懶沒勁兒。躺了一天，那一天到了天津，住在茶店口兒。張玉龍說，他有個朋友會看病，陪着我到他朋友家裏看看去。雇了一輛車，走到一個大道上，下了車，教我等着，他去找朋友去。一轉臉兒，就回來啦。說是搬到南邊兒去啦。離着這兒不遠，天已經就黑啦。又是月黑天，車已經走啦。他扶着我往前走了沒有一里地遠，我實在走不動啦。道兒上也沒人，冷孤丁的身後頭有個人，照着我的後腦海，就是一下子。大約是鐵器，把我打倒了。我就不知人事啦。身上的傷，大概是死後打的。幸虧遇見你救我，走到半道兒上，我才緩醒過來。因為不知道是誰背我，恐怕仇人背着我，要是知道我活了，再下毒手，背到這兒來。我因為你是捕班兒，故此不敢跟你說實話。這兩天

我看著你很是個朋友 交朋友很有熱心 今天我才跟你說實話 這個話可別跟第二個人說 要教外人知道了 你我全都不利 你說替我報仇的話 你可辦不到 他在山東的勢力大極啦 就連糧船上青紅兩帶的人 也沒有敢惹他的 他要把我打死 他就獨霸山東啦 必然把我手下的人 籠絡了去 好添他的勢力 我還得趕緊回去 要是回去晚了 恐怕我手下的人散心 李四海一聽 他敢情是個大賊頭兒 好在不是直隸的賊 大概在天津也沒作過案 樂得的交他這個朋友哪 俗語兒有話 千里的朋友 千里的威風 這才說道 身上有這麼重的傷 千萬可別出去 要是教仇人碰見 那可了不得 你在我這兒養着 他們要是敢來找你來 我跟他們一死相拚 決不能含糊 那個人說 他們一定回去啦 就是找我也找不到這兒來 只要是別教旁人知道 傳不出風聲去 就不要緊 我身上的傷 再有三兩天就好啦 李四海說道 大哥你倒是姓甚麼呀 那個人說 我姓劉名叫劉義 日後你要到了山東 看見綠林人 只要一提我 不拘有甚麼事 必有人保護

說着話打腰裏掏出一塊布來，上頭有一個圖書，說道：「你拿一管筆來。」李四海遞給他筆硯，劉義在白布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底下畫了一個押，遞給李四海，說道：「把這個帶在腰裏，別教人看見。以後到了山東地界，遇見緣人，給他一看，他們必有特別的優待。」李四海半信半疑，也不好意思的不收，只好接過來，帶在腰裏，跟劉義說道：「咱們哥兒倆，見面兒就投緣，等你好了，咱們倆拜盟兄弟，一定得交交。」劉義笑道：「義氣相投，不用結拜，咱們這爲義氣之交，不是平常的酒肉賓朋。那些個客套，你兄我弟，一點兒用處也沒有。」李四海說：「這也是實話，倆人又提起交朋友的義氣來，越說越對勁兒。」說到四更多天，才睡着了。第二天起來，李四海要給劉義熬稀飯，漿養病。劉義說：「不中用，非吃牛肉不行，我身上練了有三十多年的氣功，上回錯過是打的暈過去，別說他拿傢伙打，就是砍個一刀兩刀的，也不要緊，要是氣一足了，越吃牛肉越壯的快。」李四海說：「咱們吃牛肉，當時就招呼人買牛肉去。」李四海到衙門裏，打了一個照面兒問了問。

沒有要緊的事 趕緊回到下處裏 陪着劉義吃飯 一連住了七八天

劉義自己下地走動 已經復舊如初 又過了兩天 劉義跟李四海說道

我在這兒呆的日子不少啦 心裏很惦記着家裏 我打算明天回去

李四海說 身上還不大好 可別出去 萬一要是遇見仇人 那可不是

玩兒的 多住幾天 大好好兒 我送你回去 我才放心哪 劉義笑道

不中用 頭一層你沒有我走的快 李四海說 咱們坐車吧 劉義說

車走的更慢啦 就像當下夜長的時候兒 我一夜走五百里地 也不

算快 兩天就可以到家 你一定跟不上 第二來 萬一碰上仇人 我

可以跟他們交手 大約有幾個也不是我的對手 實在不行 跑我也跑

的快 要有你跟着 我又得跟他們動手 又得保護你 教我顧那頭兒

哪 當下我的元氣也足啦 趁早兒回去 怕張玉龍攪和我家裏去 李

四海說 雖然這們說 也得多養幾天再走 我才放心哪 劉義是一定

要走 李四海決不教他走 到了夜裏 劉義說 我們家傳的把式 是

太極門兒 你要是怕身子沒好足壯 我練兩套你看看 練完了要是鼻

子一喘 就算我的病沒好 李四海說 咱們上院裏練去 我也開開眼

劉義說 在院裏一練 他們全知道啦 有許多的不便 在屋裏練吧

李四海說 這麼一點的屋子 練的了嗎 劉義說是行 脫了大衣裳

擺好了架子 在屋裏來回亂轉 蹣跚跳躍 連點兒響聲也沒有 真

比貓的腳還輕呢 練完了這套拳 又拿了一把單刀 鑽到八仙桌子底

下去 練了一盞單刀 鈔砍劈剝豁刺撩扎 身子總沒離了桌子底下

李四海一瞧 心裏說道 長這麼大 我也沒看見過 這個樣兒的把式

呀 這個人的本事真大 准是行俠作義的 跟劉義說道 練的真不錯

練了這麼半天 真是面不更色 一點兒也沒喘 劉義把衣裳穿上

說道 你看我這個藥好不好 李四海說 好的出奇 傷筋動骨一百天

怎麼這們幾天就好啦 這不是神力嗎 劉義說 這是家傳的方子

不傳人 藥也不給人 專爲帶在腰裏防身的 說完了打腰裏掏出藥包

兒來 捏出點兒藥來 包好了遞給李四海 說道 這個足夠三服 你

把他裝在瓶子裏 帶在身上 留着防身 不論是甚麼人跟你要 你千

萬可別給 你幹的這個差使 難免受傷 不拘多麼重的傷 把這個藥
面兒 搨在嘴裏 拿黃酒送下去 再可着自己的酒量兒喝一頓 勸下
睡一覺兒 身上一出汗就好啦 要沒有酒拿水送也行 實在沒有水
就拿唾沫往下送 只要是咽下去 就可以保住了命 李四海接過來
帶在腰裏 劉義說 我明天一定走 你也不必再留我啦 打腰裏又掏
出一塊金子來 教李四海明天把他換了 淨要碎銀子 倆人說到天亮
才睡覺 第二天李四海在北門裏把金子換了 要了一桌上席 晚晌給
劉義送行 二人喝了會子 李四海真是難捨難離 拿出十兩銀子來
送給劉義做盤費 劉義笑道 我們行路 不用盤費 到了那兒 遇見
臟官惡霸 隨便的跟他們借 用不了還分給窮人哪 要銀子作甚麼呀
不但不要你的 我這包銀子 我也不帶着 打開包兒一看 是三十
五兩幾 拿手掂了掂 分了一堆兒 大約有二十兩 又分開一堆兒
大約有十兩 說道 這十兩給那天晚晌背我的那個人 這二十兩給他
們大家分分 剩下的五兩多銀子 掖在腰裏 倆人吃完了飯 喝了幾

義俠記

十四

盃茶 天有二更多天 劉義說 我可該走啦 李四海仍舊戀戀不捨
劉義說 這就失陪啦 李四海說 我把你送出城去 叫城門出城 劉
義笑道 我不用走城門 再比這個城牆高的 也攔不住我呀 李四海
才把夥計們 招呼進來 把銀子交給他們 囑咐不教他們在外頭說去
夥計們出去 劉義跟李四海 到了院裏 劉義一拱手 說了個失陪
已經跳到房上去啦 轉眼踪跡全無 李四海自己回到屋裏 一想這
個人的本事真大 交這個朋友 將來必有用處 就是沒告訴我住處
要有事沒地方兒找他去 自己思前想後 這且不提 再說劉義 出了
天津 順着御河 回了山東 到了家裏 家裏的人 一見劉義回來
這才放心 跟劉義說道 這些日子 水路上的人 直往旱路上作買賣
來 他們在外頭說你死在天津啦 把旱路上的人 勾到他那一邊兒不
少去 劉義一聽 真是不出自己所料 坐在屋裏 思索了會子 心生
一計 不但可以報仇 還可以接着教張家一家子 家敗人亡 主意已
定 囑咐大家 在外頭不必說我回來啦 大家答應 就從劉義這一回

去 前後寨的人心才定 劉義又在家裏養了兩天 這一天帶了幾個得用的人 改扮一夥子保標的樣兒 騎着馬插着標旗子 到了臨青州 住在店裏 睡到三更多天 大家起來 躡房越脊 到了張玉龍家裏 劉義跳在院子裏 在院裏招呼張玉龍出來說話 張玉龍剛躺下 還沒睡覺哪 聽見外頭有人招呼 知道必是有仇人找來啦 翻身起來 先把燈砍滅了 拿了一把單刀 打牆上摘下一件大夾襖來 裹在凳子上 左手拿刀 右手把門一開 緊跟着就把凳子 往外一扔 跟着凳子往外一跳 到了院裏（這全是行家 知道門口兒有人 往外一跑 人家在外頭 要是迎面兒一刀 必受重傷 要是先往外扔東西 外頭這一刀砍空了 這個工夫兒 可就出去啦）劉義知道他必防備 故此站在院裏等他出來 張玉龍到了院裏一看是劉義 吓了一大跳 心說已經教我打死啦 怎麼又活了昵 不由的心虛 劉義說 朋友你對不過我 張玉龍說 事到如今 我既是得罪了你 也說不上不算來 你看着辦吧 劉義氣往上一撞 過去就是一刀 倆人在院裏就交起手來

打了有十幾個照面兒 劉義怕是把人驚動起來 人多勢衆 不好取

勝 再又說 見了仇人 不能不紅眼 一刀比一刀緊 殺的張玉龍手

忙腳亂 正在這麼個工夫上 房上的人看着張玉龍 步法已亂 揭起

幾塊瓦來 照着張玉龍的頭上打來 張玉龍覺着腦後有風聲 玉龍一

低頭 瓦從頭上過去 可巧正打在上 張玉龍疼的手往回一抽 劉

義就勢兒一進身 一刀正扎在張玉龍的心口上 張玉龍往後一仰 摔

倒在地 這工夫兒已經有人知道啦 抄起鑼來 一路亂打 裏外也接

着鳴鑼 劉義照着張玉龍項下一刀 把腦袋砍下來 趕緊上房 帶着

人出了庄子 回店睡覺 次日回家 這且不提 再說張玉龍家 四層

院子 淨是水路的大賊 一聽鑼響 全都起來 上房瞭望 沒看見動

靜 到了後院一看 才知道張玉龍被人刺死 大家一看頭目已死 不

由得人心就散啦 張玉龍的後人 又頂不起來 只好隨聲附合 跟着

嚷嚷拿人 鬧了半天 連個人影兒也沒見着 只好拉倒 張玉龍的妻

程氏 派人把張玉龍成殮起來 托付大家給張玉龍報仇 又往北京給

張玉龍的兄弟張玉虎寫信發喪之後張玉虎才來回信說是公事在身不能告假請程氏進京同居程氏也因為不敢在山東久住怕有仇人暗害故此趕緊收拾行裝進京投到夫弟張玉虎家裏暫且安身沒想到住了十幾天的工夫皇宮裏出了一件大案聖上坐着寫字轉眼之間桌兒上擱着的翡翠硯水壺兒丟啦內監四下裏一找在桌子底下找出一個靴掖兒來靴掖兒裏有名片兒寫着張玉虎又看見有幾張順天府的拘票原差的名字也是張玉虎太監才知道張玉虎是順天府的差人聖上一瞧問道這個張玉虎是甚麼人太監說這幾張順天府的票子上寫的捕役張玉虎這個張玉虎一定是順天府的捕頭聖上龍心大怒第二天召見順天府尹府尹王忠上去一見皇上皇上問道你的衙門裏有個捕役張玉虎嗎王忠奏道有皇上大怒把靴掖子往下一扔說道昨天夜裏朕在上書房寫對子轉眼之間桌子上的硯水壺兒就丟啦一找桌子底下遺下這個靴掖子必是你窩藏大盜限你三天人贓務獲王忠一聽吓的把大帽

子摘下來 磕頭碰地 不住的請罪 聖上一擺手 又叫別的起兒一叫
起兒是前清皇上坐殿 招官員上去說話 王忠沒有法子 只好拾起靴
掖兒來 退出大殿 回到了朝房 聽候上諭 到了散班兒之後 軍機
處才發抄 上諭是 着九門提督順天府五城 一體嚴拿要犯 王忠這
才回了順天府 下了轎就坐大堂 面諭各捕役 衙門裏的大班兒 沒
上衙門的多 小夥計兒們 分路去找 說是府尹大人 坐在大堂上等
着傳諭哪 這一下子大班兒們 全都趕緊往衙門裏跑 張玉虎一上堂
府尹說道 你把你腰裏的票子 掏出來我看看 有逾限的沒有 張
玉虎這就往腰裏摸 要掏靴掖子 摸了半天也沒掏出來 趕緊說道
跟大人回 小的的票子 忘在家裏啦 王忠冷笑了一聲 說道 胡說
把張玉虎的靴掖子 往地下一摔 說道 你看看這是誰的 張玉虎
一瞧 是自己的靴掖子 趕緊拾起來 打開一瞧 批票原舊兒全在裏
哪 心裏納悶兒 說道 靴掖子在腰裏帶着 怎麼會丟了哪 這個事
情奇怪的很 王忠問道 你想想靴掖子掉在那塊兒啦 張玉虎說 昨

天晚晌還有哪 可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兒丟的 王忠道 你的東西在身
上帶着 掉出來全不知道 足見你掉靴掖子的時候兒 你顧不過來啦
昨天夜裏 大內裏頭 聖上眼前頭攔着的硯水壺兒 教賊偷了去啦
一找硯水壺兒 在桌子底下 拾的你這個靴掖子 足見這個案是你
作的 限有兩天 把這個案回上再說 把話交代完了 教人把張玉虎
帶下去押起來 兩天要是破不了案 一定的重辦 張玉虎也摸不着頭
腦兒 府尹正在氣頭兒上 張玉虎也不敢分辯 只好暫且下去 下邊
兒同事的人 不肯押在押犯所裏 只好攔在班房兒裏看管 張玉虎遍
想也想不到 靴掖子是怎麼丟的 琢磨這個案 也琢磨不出是那路人
來 同事的人出去一天的工夫 抓了有二十多黑錢來 挨個兒的一收
拾 連一點兒影子也沒有 又過了一天 已經到限 張玉虎一上堂
連二句話也沒有 拉下去就開比(開比是捕役辦不了賊來 拿小板子
打捕役) 打完教差人 把張玉虎的全家下獄 張玉虎磕頭求饒 發審
委員說 這是府尹交派的 教這麼辦 我也不敢專主 你只好避點兒

委屈 趕緊想法子破案 省得拖累 要不然還怕拿你治罪哪 這也不怨府尹着急 皇上那兒要的厲害 就連府尹的功名 也怕保不住哇 張玉虎沒有法子 只好跟着進了獄 家裏的妻子 也全押在獄裏 幸虧都念同事的情面 單給收拾出一間屋子來 教張玉虎的家眷住在裏頭 全是散押 不帶鍊鐐 到第四天上 又下了一道上諭 順天府尹摘去頂帶 將張玉虎交刑部嚴刑審訊 王忠接着上諭 自己先把翎頂摘下來 淨帶一個頂托兒 立刻就傳出話來 把張玉虎送交刑部 這一來不要緊 這些個大班們 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在下處裏 一商議辦案的手續 一點兒頭緒也沒有 上那兒辦去哪 想不出下手的法子來 有一個老頭兒 是在順天府多年的人 很經過事 說道 作這一案的人 並不是平常的賊 他也不是爲錢 似乎誠心作的 咱們摸不着頭緒 我想大家稟請府尹 紮飭順屬各州縣 每處派一個捕頭來 並請隣封也派捕頭一名 帮着辦案 人多眼雜 也許問出頭緒來 大家一聽 這個主意很好 大家聯名 稟請府尹 調撥順屬州縣的

捕役 協助拿賊 府尹王忠 也是恨不能一時兒破案 只好通飭各縣
限三日內 各送得力捕役一名 來府聽候差遣 這個通飭一下 各
州縣滿都派捕役進京 每處來一個捕頭 暗中帶幾個夥計 跟着辦事
順天府裏的捕役 預備出寬闊地方兒來 招待各處的捕頭 有來的
就往招待所裏讓 跟着照料投文報到 接風禮座 各捕頭因爲順天府
是上司衙門 大家竭力的照應 心裏很是過意不去 這一天各處全都
到齊 在大班兒下處裏 擺上酒席 給大家接風 全都入座之後 各
人喝了三兩盞酒 菜也上了不少啦 有幾個上年歲的大班頭目 站起
來給大家斟酒 斟完了酒 謙讓了一回 這才說 當下皇宮內院裏
有人作一案 皇上怎麼丟的翡翠硯水壺兒 地下怎麼有張玉虎的靴掖
子 把東西得了去 並沒有一點兒痕跡 張玉虎交了刑部 全家下獄
等事 一五一十的細說一遍 又說張玉虎是咱們捕家的人 跟咱們人
不親藝親 今天把大家請了來 奉懇大家想個妙法子 把這一案破了
救出張玉虎來 不但張玉虎全家感激 就連我們同人 也沒有不感

激的 這個臉兒 可算露足啦 或是那位有點兒底綫 知道是那路朋
友盜去的 或是煩人說合 或是設法捉捕 咱們是人多主意多 那位
有甚麼意見 當面兒說出來 大家研究 說完了這一套話 大家全都
你看我 我瞧你 滿全閉口無言 這工夫兒連二十四屬的 代保定河
間天津 這幾府的捕頭 約有四十多人 一聽這件事拿腦袋 再又說
也不知道那路來的人 故此全都不敢答話 楞了會子 有個三河縣
的捕頭 姓張名叫張有才 說道 據我看著 這一案是山東的人 作
這一案 是跟張玉虎張爺有仇 大家一聽有頭緒 就好根究啦 跟張
有才說道 張玉虎雖然是山東人 多年也沒回家 怎麼得罪的人哪
張有才說 我聽說 他有個哥哥 名叫張玉龍 在山東得罪仇人啦
仇還是不小 大家一聽說的有因 這幾位老朋友 趕緊就派人 上獄
裏問張玉虎的嫂子 在山東遇着甚麼事啦 到獄口一問 才知道跟劉
義有仇 回來暗含着告訴這幾位老朋友 才知道張有才的話不假 又
在酒席筵前 追問張有才 張玉龍跟誰有仇 張有才說 我從先在山

東呆過 上月有打山東來的人 上關外作買賣去 說是劉義那兒 有人上北京來啦 不知道有甚麼事 等到發生出這一案來 又是專害張玉虎張爺 就怕這是淨爲報仇來的 大家說道 張頭兒既是知道底細 張爺怎麼跟着辛苦一邊 破了這一案 那不是首功嗎 張有才說 喝 那可不是玩兒的 這個老頭子 比閻王爺還厲害哪 是有辦案的 到了他那兒 沒有回來的 去一個殺一個 生人去了也進不去 知道底的進去 決計不能放出來 別說我這個樣兒的 就是咱們在座的人 滿全去了 也是白搭 大家一聽 反倒爲了難啦 酒也喝不下去了 這幾位老朋友又說道 張爺您哪再想想 還有別的法子沒有 張有才教大家這一恭維 這個敬酒 那個敬菜 自己心裏很不安 恨不能的想個法兒 把這一案辦好了 在人羣大堆裏 露這個臉兒 想了會子說道 天津捕班兒裏 有一位李四爺 要是去了 就能把案圓上 張有才這一說 有認識李四海的 就接着說道 這不是李四爺在這兒哪嗎 李四爺給辦辦吧 李四海一聽 吓了一跳 說道 我吃捕班

兒的飯 本來就是外行 也沒出過門兒 外邊兒眼又不亮 我不是白去嗎 大家一聽李四海這套話 又描啦 張有才說道 劉義跟李四爺 是過命的交情 是劉義手下的人 全知道天津李四爺 日後李四爺 要是到了山東 加意的保護 趕緊給劉義送信去 必要親身出來接待 跟李四爺的面子大極啦 李四爺要是一出頭 就好辦啦 李四海說道 我也沒上山東去過 我到那兒找誰去哪 大家說 張爺知道根底 就請張爺跟着辛苦一盪 把李四爺領了去吧 張有才一聽教他領了去 心說我要到了山東 就怕回不來呀 從先我給他探盤子 這一幹了馬快 他就不樂意 他要知道這是我賣的底 一定活不了 這才跟大家說道 我可不能去 我要是到那兒 一定有危險 劉義向例殺人 不展眼 大家說 既是跟李四爺有面子 決不至於有危險 這個一句 那個一句的 拿面子局着 總是爲救張玉虎的話 要求李四海救命 李四海是個好交朋友的人 義胆俠腸 臉又最熱 當着大眾之下 實在不肯駁面子 說道 爲朋友兩脇插刀 那不是咱們捕家的義氣嗎

既是大家看的起我姓李的，我就走這一盪。只要是能救了朋友，我就是破出命去，也不含糊。大家說：李四爺真是紅臉漢子，交朋友地道。我們先替張玉虎謝謝吧。全到了李四海眼前頭，作揖請安。斟酒敬菜。謝完了李四海，又跟張有才說道：李四爺已經答應，張爺就別駁啦。張有才當着大眾，也說不出不去來啦。跟大家說道：我去這盪。可得李四爺保護我，那才行哪。李四海說：既要是跟我去，就得回去回來。萬沒有含糊。大家說：李四爺真是英雄豪傑，張爺也不必推辭啦。就是這麼辦吧。張有才說：去就去吧。這幾位老朋友說：你們二位走這一盪，我們先去稟明了府尹，發出批票路費來，沿途地面上好保護。遇見差使，也好打協。李四海說：只要是有批票就行。路費倒不用。這幾位老朋友說：這是有規矩的，也不必推讓。你們衆位請坐。又教換菜燙酒，重整盃盤。大家歡飲。等到吃完了飯的時候兒，已經把批票領出來啦。格外有一百兩銀子的路費。票子上寫的是李四海的正名字。這幾位老朋友，把批票遞給李四海，又跟張有才說道：

張爺幫幫忙吧 張有才說 那時去哪 李四海說 要去就得快去 辦完了是事 早辦好了一天 張玉虎張爺少受一天的罪 大家聽見李四海這句話 全挑大拇哥 說道 李四爺真熱心交友 紅臉漢子 我們大家淨候喜信兒吧 那時有用我們的時候兒 決沒含糊 李四海說 明天就起身 張有才說 我淨聽招呼兒 您哪多會兒走 就多會兒走 大家定規好了 李四海把批票帶在腰裏 把銀子交給張有才帶着 作路上盤費 夜裏李四海寫了一封家信 交給帶來的夥計 明天回家 告訴家裏 就說我上山東辦案去 教家裏放心 你們到衙門裏 告訴門房兒大爺 給我回稟一聲兒 就說府尹派我上山東辦案去啦 不定多會兒回來 夥計答應了 到了第二天 雇了一輛二套車 李四海張有才坐車奔了山東 出了彰儀門 過了小井兒大井兒蘆溝橋 在長辛店兒打尖 打完了尖就起身 走到良鄉縣就快天夕啦 趕車的要住在良鄉縣南關 李四海說 住店太早 快着點兒走 住在寶店趙家店裏去吧 趕車的說 按說到了長辛店就算一站 到了這兒就是一站半

啦 要是趕到竇店去 整是兩站 併站走 別說人受不了 就連牲口也拉不了哇 李四海說 我們有要緊的差使 併站走給你加錢 格外加麩料錢 多加酒錢 那還不行嗎 趕車的一聽 多給錢 立刻就改過嘴來啦 說道 牲口多加料也行 道兒上走的快點兒 起身早着一點兒 你們二位老爺 還會難爲我們苦人嗎 張有才說 只要是走的快 錢倒不在乎多少 你多辛苦點兒吧 趕車的說 您不用囑咐 咱們是緊趕哪 說着話兒 太陽可就落啦 趕車的搖起鞭兒來 兩個驢子撒開腿一跑 掌燈的時候兒 才到竇店的北口兒 連洪恩寺的山門全都看不見啦 進了竇店街 到了店裏 住了一夜 第二天五更多天就起身 這一路緊趕 這一天趕到德州南關 張有才就起了毛病啦 跟李四海說道 這可到了山東地面啦 李四海說 到了山東就到了山東吧 這不越走越近嗎 張有才說 你可別離開我呀 我要是走單了 命可就沒啦 這條大道上 淨是他的人 李四海說 咱們爲朋友就別怕事 既在人前大堆露了臉啦 遇見油鍋也得跳哇 張有才總是

害怕的樣兒 一進店門兒 店小二就遠接高迎的 給找了一間上房
打掃乾淨了 搬下行李去 跟手兒就是一壺好茶 臉水香胰子新毛巾
全是乾淨漂亮 李四海說 張爺明天多給倆酒錢 人家這個店裏
比那個全好 照應的也週到 張有才說 是啦吧 明天咱走的早 吃
完了晚飯 就教他算店飯錢 倆人洗完了臉 喝了幾碗茶 店小二進
來說道 四爺您哪是喝燒酒 是喝紹興呀 李四海說 來兩壺白乾兒
你們隨便配幾樣兒菜就行啦 店小二說 菜是早就預備好了 竟聽
四爺的信 那時候兒吃 那會兒就擺 李四海說 我們明天走的早
今天早吃飯好早睡 店小二抹頭出去 李四海跟張有才說道 他怎麼
知道 別是聽見你說的吧 張有才心裏竟惦記着害怕啦 店小二說
的話 滿沒入耳 只好順口答應 呆了一會兒 店小二端進菜來 連
碟兒帶碗 上了二三十樣 李四海說 隨便預備幾樣兒就行啦 要這
麼些個菜 作甚麼呀 店小二說 這是櫃上預備的 我們可不知道
聽說是您的好朋友 把店飯錢全都給啦 李四海說 那兒的朋友哇

店小二說 跟您一塊兒來的那位 一進門兒就跟櫃上說好啦 說您是李四爺 跟他相好 教櫃上預備甚麼菜 當時就把錢給啦 說是在下站等着去啦 李四海說 這不是沒有的事嗎 那兒來的朋友哇 張有才說道 咳 這必是劉義的人 明天到了下站 要是再有人給預備酒飯 那就一定是他的人跟上咱們啦 李四海說 他手下的 有這麼些個人嗎 張有才說 沿路兒各站 全有他的人 他的勢力大極啦 李四海說 怨不得他給我一個條兒 他說到了山東見了綠林人 給他一看條兒 就有人保護哪 張有才跟李四海倆人 大吃八喝 吃完了 喝了回茶 這才睡覺 第二天早晨起來 店小二就把漱口水臉水 點心茶 全都預備好啦 李四海拿出二兩銀子來 賞給店小二 店小二說道 李四爺您哪教我們這個店 多開兩天吧 酒錢人家已經給完了 我們啦 囑咐我們不准再要分文 我們要是再教您花錢 我們可惹不起他們 那一來這個店就別幹啦 您把錢收起來吧 店小二說完了就走 連頭也不回 張有才說 不用給啦 給他也不敢要 這工夫已經

裝好了車啦 李四海只好上車 出了店又走出一站去 在店裏一打尖
（即是打站）一進店門兒 店小二就嚷道 李四爺來啦 上房已經預
備好啦 李四海張有才 進了上房 也是像德州店裏那們照應 李四
海問店小二道 你怎麼知道我姓李呀 店小二說道 您一進店的時候
兒 不是您的朋友在門口兒站着啦嗎 在我們這個店裏預備的酒飯
怕您不進我們這個店 要是進了別的店 教我們把菜送過去 這一條
街上的店 滿全留下房啦 隨您的便兒 愛上誰家去 上誰家去 反
正菜是用我們的 連酒錢全都給啦 您那位朋友走啦 說是在下站等
着去啦 李四海這才明白 一定是劉義給預備的啦 就納悶他怎麼知
道我上山東來呢 這也是怪事 也不能推托 只好是預備甚麼吃甚麼
吧 簡斷捷說 每站全是這個樣兒 這一天到了青州府地面上 走到
近山的地方兒 有一個小村庄兒 村裏有一個大店 張有才說 再往
前走 可就沒有店啦 這是劉義開的店 咱們非住這個店不行 別的
地方兒 沒有住處 李四海說 住下住下吧 這才叫車夫 把車趕進

店去 就見大門底下 站着好幾個人接待 店小二就把牲口接過去 帮着御車 把李四海讓到上房去 進了屋子一瞧 屋裏裊裊的很乾淨 掛着字畫兒 桌椅條凳全都乾淨 跟別的店大不相同 酒飯茶水 比別的店裏更好的多 吃完了晚飯 喝完了茶 店小二又拿進一個提盒來 說道 這裏酒菜點心 預備着夜裏餓了 吃點心的 又沏了一壺熱茶 拿進一個夜起來 問道 四爺還出去不去啦 小便這兒有夜起 要是不出去 您就把門上好了吧 夜裏千萬可別出去 也別闖門 我們要放狗啦 這兒的狗可厲害 李四海說 不出去啦 你們也歇着去吧 我這就上門 店小二出去 張有才把門上好了 倆人喝了兩碗茶 忽然聽見院裏 就像過羊羣一樣 滿院裏亂跑 李四海隔着窗戶一瞧 連房上代院裏 有好幾百條大狗 簡直的成了惡狗村啦 要有生人進來 狗就可以把人嚼了 李四海真有點兒害怕 趕緊把燈吹了 躺在炕上 要睡又不敢睡 越想越害怕 書中代表 這個店本來不爲作買賣 又不靠着大道 專爲同夥的人 上後寨去 在這兒打

站住宿方便 店裏有幾百條惡狗 白天在圈裏養着 夜裏放出來 每天除去喂食水之外 要是殺了人 就往狗圈裏扔 這些個狗吃的 眼全紅啦 故此見人就咬 也是因為吃人肉吃慣了的 在圈裏圈這麼一天 到了晚晌放出來 格外的厲害 連躡帶蹯 滿院裏亂跑 李四海正在炕上躺着 忽聽外面有人招呼張有才 說是張有才快出來 別等我們費事 你把我們的底賣了 你還敢上這兒來 好哇 你的胆子真不小 今兒把你留到這兒 教狗嚼了你吧 一賣底是把賊的姓名住處告訴捕家 張有才一聽 吓的渾身亂抖 揪住李四海不撒手 說道李四爺快救我 要教他們把我弄出去 可就沒了命啦 李四海說你別害怕 我決不能教你吃虧 只要是有我這口氣兒 就不能看着你死 咱們倆死也死在一塊兒 這個工夫兒 又聽見外邊兒說道 張有才你快出來呀 別等我們費事 這屋裏有好朋友 要沒好朋友在屋裏就進屋裏攆你去啦（攆就是宰） 李四海不能不答碴兒啦 說道 朋友們要張有才 張有才 張有才是跟姓李的來得 要跟張有才 有過節兒 先找我

找他跟我一樣 要說跟姓李的有交情 今兒就閃個面子 外邊又有一個人說道 張有才既是跟四爺一塊兒來的 咱們就不能驚動啦 等着張有才走單了再說吧 先說的那個人說道 就是吧 咱們先回去 又衝着窗戶說道 驚動四爺啦 過天再見吧 說完了這幾個人才走 張有才吓的 一聲兒也不敢言語 頂到人家走後 張有才又囑咐李四海 千萬可別離開我 我要是走單了 一定活不了 李四海說 你放心吧 我絕不能扔下你 咱們倆人一塊兒來的 還是一塊兒回去 倆人耗頂到天亮 也沒有甚麼動靜 一早兒起來 店小二就打臉水 端茶端點心 倆人剛吃完了點心 就聽見外邊兒嚷道 大爺來啦 李四海扒着窗戶 往外一瞧 就見店門口兒 站着有幾個人 全是身量兒高大 像貌魁偉 就像站班的一樣 垂手待立 呆了工夫兒不大 打外頭進來一輛二套車 一直的趕到院裏來 站住了車 趕車的一撥簾子 打車上跳下一個人來 正是劉義 說道 四爺在那屋裏哪 大家指着上房說道 在上房裏哪 劉義一直的就奔上房 李四海趕緊打

屋裏迎出來 說道 大哥打那兒來呀 劉義也趕緊過來行禮 說道

四弟這一向好哇 這是那一陣風兒刮來的 怎麼會走到這兒來呀 李

四海說 我早就要上這兒看看來 不認得道兒 幸虧我有個同事的張

盟弟 他說認得這兒 我託他把我領來的 劉義說道 走吧 屋裏

坐吧 跟李四海手拉着手兒進了上房 讓李四海坐在上首兒 劉義在

下首兒陪着 問道 今天上這兒來 有甚麼事嗎 李四海不費說辦案

的話 只好說是沒事 特爲上這兒望看望來 劉義說 我也正心着

咱們哥兒倆在一塊兒聚會些日子呢 我實在離不開家 不能找你去

今天來了好極啦 多住些日子再走吧 李四海道 我那兒的差使也是

很忙的 可不能多耽誤日子 劉義說 大遠的來到這兒 咱們多聚會

幾天 老弟的那個差使 要教我看着 可以不幹 另謀別的生活 可

以養老 要幹捕頭幹長了 難免有仇人 你是鏡子面兒 眼不亮 又

是個笨家子 遇上事不是人家的對手 不是作賊的出身 當了馬快

就爲鏡子面兒 幹常了有險 李四海說 這不過是混飯吃 自己沒有

生意買賣 只可在這裏忍着呀 劉義說 這一回到家裏就改途吧 李四海說 有了機會 一定就別的事情 兩個人又說了幾句閒話兒 劉義一看張有才 吓的張有才 往李四海身後頭躲 拿手揪着李四海的衣裳 劉義說道 張有才 你的胆子不小哇 真敢上我這兒來 又跟門口兒外頭的人說道 把他拉出去 扔到狗圈裏去 吓的張有才 趕緊的羊羔兒吃奶 跪下啦 手裏可還揪着李四海的衣裳 這工夫兒外邊兒進來幾個大漢 就要往外拉 張有才揪着李四海不撒手 這幾個不好意思的硬拉 劉義說 你在我這兒探盤子 我待你也不錯 你又跑到三河縣當捕頭去 跟我們的人成了對頭兒 你還敢賣我的底 你想想到了這兒 有回去的沒有 不能教你壞了我的例 你快快兒的自己出去 別等教他們費事 張有才直磕頭 也不說話 李四海說 先別動手 張有才才是跟我來的 要是動他 那就是跟我過不去 我先跟你們出去 沒有姓李的這口氣兒 你們再把他殺耐存留 那個我就不管啦 劉義說 老弟你先別着急 你們先別動手 既是跟四爺來的

甚麼話也別說啦 往後再犯到我手裏再說吧 這幾個大漢才出去

又跟李四海說道 老弟別生氣 怨我太莽撞啦 李四海說 那兒的話

哪 大哥把這個面子賞給我吧 劉義說 只要是有老弟一句話 天大

的事也算完 咱們走吧 到我家裏住着去吧 說着就站起來啦 李四

海也跟着站起來 劉義說 咱們走吧 行李教他們給送去了 你坐來

的車 先把他打發走了 等着走的時候兒 我這兒有車送你 李四海

跟張有才說道 你把車錢跟他算清了吧 劉義說 走吧 讓他們打發

他吧 你別管啦 說完了拉着李四海的手 就往外走 張有才也拉着

李四海的衣裳 到了院裏 劉義讓李四海上車 李四海教張有才坐在

車裏頭 李四海才上去 劉義跨車沿兒 出了店門 一直的往山裏頭

走 走了有兩點多鐘的工夫兒 也沒有個村莊兒 遠遠兒的看見一片

松林 走到近前 松林裏有一片大房子 足有好幾百間 四外羣牆護

莊河吊橋 進了莊門 在一個大門口兒下車 劉義讓李四海頭裏走

李四海教劉義引路 兩個人並肩而行 進第四層院子 進了一個內書

房裏裏琴棋書畫，淨是文具，預備好了的酒飯，淨伺候着給李四海接風。張有才跟李四海寸步兒不離，到了晚晌，劉義跟李四海在一個床上睡，住了幾天，這天吃完了早飯，劉義說：「這兒淨是荒山，也沒地方逛，逛去。」今天咱們上各院裏看看去。李四海跟着劉義出了內書房，張有才也在後頭跟着，到了各院裏，看了會子，又到了一個院裏，進了一個大廳，到裏頭一看，李四海吓的頭髮根兒直炸，當中有三個樁子，每樁子上有一個鐵環子，是把人捆在樁子上擗心的。又看見四面上，淨是四方洞兒，外邊有門兒，鎖着上着封條，一個洞兒上掛着一條辮子，辮子上有牌子，總有好幾十條辮子。劉義說道：「這全是上這兒辦我來的馬快，在這屋裏摘完了心，把屍首喂狗，把辮子割下來作個紀念，牌子上寫的是他們的姓名、年歲、籍貫，牆洞兒裏擗的是他們的批票公文等件，是有上這兒辦我來的，沒有回去的。」故此官人兒不知道我的住處，倘或放回一個去，日後官面兒必來官兵大隊，那就動了大千戈啦。李四海一聽這套話，吓的更不敢說辦案的話啦。留

神一細瞧那些牌子上 倒有三四個順天府大班兒 三個人在屋裏轉了一圈兒 看了些個牌子 全是各州縣的馬快 心說這個差使 可是真危險 遇上他們就沒命 劉義幸虧跟我相好 要不然也把辮子掛在這屋裏啦 三個人出了大廳 又到別的院裏 看見各屋裏全住滿啦 牆上掛着兵器 都是身量高大 精神充足的樣兒 在各院裏看完了 一同回到書房裏 擺上酒飯 又吃又喝 一連住了半個多月 劉義每天在書房裏陪着李四海 淨說點子閒話兒 別的事情一概不提 到了每天早晨出去一盪 也不知道是作甚麼 回來可就一天不出屋門兒啦 李四海不敢提辦案的話 既是來了 又不肯走 恐怕頂不上案 回去對不過人 心裏暗含着着急 嘴裏不能說出來 只好等着有了台階兒 因話提話兒 再露辦案的意思 誰知道又住了好幾天 總沒有說話的機會 心裏一盤算 已經在這兒住了二十多天啦 連路上走的工夫 打北京出來一個多月 沒給北京個信兒 又怕北京不放心 又惦记着家裏不放心 把心一橫 打算着再等三兩天 不管怎麼樣也說出來

任憑他殺嗣存留 碰命由天 這才跟劉義說道 來的日子不少啦 恐怕家裏有事 很不放心 劉義答道 府上一點兒事情也沒有 你不回去 府上的人也放心 你不必想念家裏 要有事情 你在這兒就知道 李四海聽着這個話 不大明白 又不好意思的究問 這天劉義陪着李四海喝酒 剛端起酒盞兒來 進來一個人 爬在劉義的耳朵上 說了幾句話 劉義說 把他帶了來 我問問他 那個人答應了一聲 出去工夫兒不大 就看見外邊兒有幾個大漢 押着一個人進來 這個人一進門兒就跪下啦 劉義說道 鄭三你的胆子不小 你在外頭作的 那些個事 我的耳朵裏全灌滿啦 我早就知道你的行爲不正 教你改過 你不但聽我的話 反倒在外邊兒採花 可惡極啦 你把實話說出來 省得我費事 鄭三說道 我可不敢犯您的規矩 一點兒錯步兒也不敢走哇 您可別聽過耳之言哪 劉義說 你在惠民縣城南 劫了一個孤行客 又在大田村 庄口兒上 強姦了一個有夫之婦 你說你 是我這兒的人 壞我的名譽 大量着你也不說實話 又跟那幾個大漢

說道 把他夾上 這幾個人往前一湊 就像鷹抓燕雀似的 鄭三一想 不說不行啦 這才說道 我說我說 劉義說 要說快說 別等費事 鄭三說道 我在惠民縣大田村南邊兒 劫了一個襖套 碰見兩個合字兒的 要跟我分 我說這得拿回去 教當家的分去 他們才放了我 我走到大田村街外頭 看見有兩間房子 圈着籬笆 我本打算進去借宿 到了屋裏一瞧 就是一個娘兒們 在屋裏作活 也是我一時的糊塗 起了淫心 作了不好事情 那個娘們兒說 你欺負我 等我男人回來 一定告你 我怕有後患 才殺的他 劉義說 你劫孤行客 就犯我的條規 他一個孤行客 你把他劫了 教他怎麼回家呀 採花帶命案 還壞我的名譽 兩罪歸一 這可不能留你啦 教那幾個大漢把他拉出去 我先嘗嘗他的心 這幾個人 過去一揪 就把他揪出去啦 劉義說道 呆會兒聽信 做兩碗醒酒湯 下邊兒的人 答應了一聲就出去啦 劉義又跟李四海喝酒 倆人越喝越高興 李四海心說 今天多喝兩盅 壯壯胆子 藉着醉勁兒 把辦案的事說出來 豁出

死去 要是死在這兒 也對的過張玉虎他們 心裏拿定了主意 可就放開了量喝起來 喝到八成兒 心裏盤算怎麼說 正在這麼個工夫兒上 劉義說 先把醒酒湯作來 換熱菜 吃完了醒酒湯再喝酒 又跟李四海說道 老弟來了這些日子 心裏總不痛快 不肯多喝 今天我看你很高興的 咱們多喝幾盅 別屈了量才行哪 李四海說 喝呀 今兒我的酒癮也上來啦 多喝兩盅兒吧 心裏想着以瘋兒撒邪 好說辦案的話 又喝了沒有三盅半的酒 就見廚房打外邊兒進來 端着一個托盤兒 托盤兒裏擱着兩個碗 碗裏是湯 就像川腰片似的 劉義說 咱們倆人一人一碗 這就是將才那個小子的心 摘下來就川 鮮的很啦 醒醒酒 李四海一聽 吓的說道 我可不敢吃 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這算甚麼呀 劉義笑道 你看我的 說着話把碗端起來 連吃代喝的 三兩口就喝完啦 說道 這個味兒真鮮 你嘗嘗 李四海擺着手兒說道 不行不行 我可不敢吃 別要我的命啦 劉義說 你不吃 可惜了兒的 我替你吃了吧 把碗端起來就喝 這一下子吓

的李四海 沒喝醒酒湯 酒就吓醒啦 也不敢說辦案的說 胡亂的吃了兩碗飯 就把筷子擱下啦 又住了幾天 總是愁眉不展的 屢次的跟劉義說要回家 劉義總不教走 說是再住幾天 一定的教你回去 這會兒走可不行 李四海也不敢勉強着說走 只好住着 這一下子又過了半個多月 這天劉義說道 老弟總要回家 因為有點兒事情沒辦完 今天才見回信 老弟要是忙着回家 明天就可以起身 李四海說 我可真等急啦 明天就走吧 劉義說 要是明天回去 今兒晚晌 給老弟送行 車也預備好啦 明天派人送你去 李四海說 送倒不用送 有車就行啦 劉義說 教他們送去了 還有別的事哪 李四海也不敢推辭 只好隨方就圓的 保全着出了這個龍潭虎穴 就算念佛啦 劉義教廚房預備一桌頂好的席 到了晚晌 把李四海讓到首座上 劉義跟李四海並肩坐着 教張有才坐在上首兒旁邊 劉義又跟下人說道 把少爺找來吃飯 下人出去 呆了工夫兒小大 跟着一個小孩兒進來 這個小孩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兒 腦袋梳着一個小辮兒 走道兒

還有點顛腳兒 就像個傻子似的 劉義說 三兒見見你四爺爺 這個
三兒給李四海作了個半截揖 劉義教他坐在下首兒吃飯 三兒坐下
拿起酒壺來 先給李四海斟上 又給劉義跟張有才斟上 劉義跟李四
海說道 這是我孩子 老弟到了北京照應着點 教他跟着你上順天
府圓案去 李四海一聽這句話 吓了一跳 說道 不用教他送去啦
劉義笑道 老弟你還瞞着我哪 你們上這兒來 不是辦案來啦嗎 咱
們是過命的交情 你何必瞞着我哪 你上這兒來 也不怨你 這全是
張有才賣的底 兄弟你也不知道這兒的規矩 這也不怨你 所以一見
面兒 我就要把他除治了 這全是老弟的面子 才把他留下 又跟張
有才說道 你這一回北京 交代完了 及早兒幹別的 可不許你再賣
我的底啦 我給你幾個錢 作個賣買 也可以養生 既是洗了手 也
別再吃綠林啦 張有才提心吊胆這麼些日子 這才放心 張有才說道
這次回去就告假 劉義又跟李四海說道 這一案是三兒作的 你們
既是辦案 我也不能教老弟爲難 這是三兒作的 教他跟着圓案去

這可是咱們哥兒們的義氣。要是別人上這兒來，我是一定不教他回去的。又跟三兒說道：「明天你跟着你四爺爺上順天府，給你四爺爺卸卸這個肩，快回來，別耽誤我的事。」三兒連聲的答應。李四海一聽，是劉義他孫子作的案，趕緊說道：「別去，我可是辦案來啦。咱們自己人作的案，我還能辦嗎？」我回去就說沒訪着。劉義說：「官面兒不說理，當初你要是不出頭，也找不着你，你這一出頭，必要用強硬的手段，跟你要案，到那個時候兒，我也不能看着，還是得給你圓案，再又說：『咱們講的是義氣，既是在順天府應了救張玉虎，要是不救他，那不把義氣沒有啦嗎？』張玉虎跟我雖是有仇，不是直接着的仇人，是他哥哥害我，故此我跟他也是仇人，我又不忍直接着害他，才用這一計，教他犯在官府裏，教官府處治他，憑他的命運，既是老弟出頭救他，我就是跟他有天大的仇，也不能駁了老弟的面子。當初要沒老弟救我，不但我的仇報不了，連我的命也沒啦。當下活着就是賺的了，教三兒跟着圓案去，那倒是小事，路上照應着他點兒，到了順天府交了。」

案 趕緊就把批票銷了。銷了票當時就連夜回天津。急速在縣衙門裏
告假。千萬別幹這個差使啦。再幹恐有危險。從今以後。不拘誰煩你
也別上這兒辦案來啦。李四海說。那是自然哪。我知道大哥在這兒
要是再上這兒來。那不傷了咱們兄弟的義氣啦嗎。劉義說。千萬可
得快告假。找個背靜地方兒一忍。是最要緊的事。說完了又教人拿過
一個小包袱兒來。打開了給李四海一瞧。裏頭淨是公文批票。劉義說
道。這裏的票子文書。全是順天府各屬的捕頭。帶着票子上這兒辦案
來的。把他們留到這兒。那兒沒見着人回去。案也懸着哪。票子也沒
銷。你把這個票子拿回去。交給順天府。他們就知道你實在上這兒來
啦。要不然淨把三兒帶了去。他們必不信。說你搪塞。要是一見了這
些票子。順天府就知道老弟是到了這兒啦。帶了去的人。一定是這兒
的人。再把原贓給他。那不是確實的憑據嗎。交代完了你就走。可別
耽誤工夫兒。千萬別忘了。李四海說。我吃這一行的飯。也吃夠啦。
回去一定改途。劉義把批票交給李四海。又教人拿過一個包袱來。打

開了裏邊有三包兒銀子。劉義拿出一包兒來，遞給張有才，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你帶着回去，作個買賣，也可以餬口。」又把這兩包兒遞給李四海，說道：「帶着這幾個錢零用（話裏有因）。」李四海不要，劉義說：「這是小事，不必謙讓。」到了家裏，你就明白啦（話裏又有因）。李四海跟着張有才，把銀子收下。劉義又說：「我打發車送去，路上的盤費，他們全帶着哪，你們不用管。」到了北京彰儀門外頭，再換車給順天府去信，教他們給帶上傢伙，再往順天府裏解。你們可別託他照應，上下手兒（就是鏢鏢），可別教他帶臭的，臭的就是沒釘死了。可以往下摘的，交給他們大班兒，你們就別管啦。李四海聽一句，答應一句：「劉義全都囑咐完了，又重整盂盤，大喝一回，全都有八成醉啦。」這才吃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洗完了臉，吃了點心，三兒才出來。李四海一瞧，三兒身上穿着一身魚白粗布的棉褲襖，黑玻璃的扣子，藍布搬尖兒酒鞋，藍襪子，腰裏繫着一條魚白粗布的搭包兒，深藍頭繩兒紮的小辮兒，走道點腳兒。劉義跟三兒說道：「跟你四爺爺上北

京道兒上可得聽說 到了彰儀門外頭 就把鑲子砸上 到了順天府
可別含糊 別把我這些年的名兒毀了 對不過水旱兩路的朋友 你
要是棧了 我可一定不能留着你 不拘受多大的委屈 也得給你四爺
爺圓上案 別教你四爺爺受燒 三兒說道 您放心吧 我自有辦法
劉義說好 小三兒露臉現眼 全在這一回哪 李四海說 少爺你避點
兒屈 跟着辛苦一盪吧 三兒說 這也不算避屈 只當上京玩一盪去
四爺爺放心吧 您按着公事辦 銷了差就快走 可別惦記着我 李
四海說 就是吧 到了大門外 一看門口兒上 有兩輛車 劉義跟李
四海坐着一輛 張有才跟三兒坐一輛 趕車的一搖鞭兒 往前寨而來
李四海心裏才放心 就像鳥兒逃籠似的 到了前寨 就是李四海來
的時候兒 住的那個店 在院裏下了車 上房早就預備好啦 劉義跟
李四海四個人 進了上房 擦了擦臉 擺上了酒席 吃喝完了 又囑
咐李四海 交完了案趕緊回家 這才一同出店 劉義看着李四海上了
車 自己才坐車回家 李四海三個人 一同進京 這一天走到直隸地

界到了富庄驛鎮上 天還沒落太陽 趕車的說道 要是住獻縣 天就太晚啦 住這兒又早一點兒 要住石門橋 又怕沒有大店 李四海說 要不然就住在這兒吧 張有才在山東這些日子 提心吊膽 一到直隸境內 心裏放寬了 一想富庄驛鎮又繁華 街上竟是串店的游娼 到了晚晌 那個店裏全有唱的 早早兒住下 出去洗洗澡 腰裏有的是錢 暗含着教店小二 領着出去 找個明娼玩會 故此跟李四海說 就住在這兒吧 省得黑更半夜的往前趕 這兒路上又不安靜 李四海也是膽子小 說道 住下住下吧 找了一個大店 把車趕進去 找了一間上房住下 擦完臉 張有才貓登心 在屋裏坐不住 自己到了店門口兒站着 看見那些串店的 抱着琵琶絃子 花枝招展的 南來北往 正看的高興哪 由南邊兒來了一幫人 走到眼前一看 是一幫大個兒 全是凶惡的樣兒 揪着一個四十多歲的鄉下人 隨道兒走着還打着 看着真可憐 張有才也摸不清是怎麼回事 回到屋裏去了 看見店小二進去 張有才問道 將才打門口兒過的那夥子人

揪着的那個 是做甚麼的呀 店小二說 您別提啦 如今是有強權沒公理 改良的年頭兒 張有才說 倒是怎麼回事哪 店小二說 在這北邊兒十幾里地 有個李家樓兒 住着一個李武舉 家裏有錢有勢 手底下有些個惡奴 上一回他上景州去 走到我們這南口兒上 看見張老萬的媳婦長得好 起了歹心 李武舉有個家人姓韓 外號兒韓半截 李武舉教韓半截 聯和張老萬 借給張老萬三十吊錢 教張老萬寫了一張借字 按了個箕斗 把寫字的先生串通好了 字上的三十吊三個字 三是大寫的 十是小寫的 按完了箕斗 暗含着在十字兒上頭 添了一撇兒 改了個三千吊錢 過了幾天 韓半截兒 拿着借字跟張老萬要錢 硬說張老萬短三千吊錢 沒錢還 先把媳婦接了去 作押 拿三千吊錢贖人 張老萬的媳婦兒 看着事不祥 跑到娘家躲着去啦 今天韓半截兒 帶着點子人去搶人去 撲了空啦 把張老萬揪了去啦 跟他要人 要是不把人交出來 必是一頓打 收拾完了也得交人 您說這年頭兒 還說理不說吧 店小二這一說閒話兒不要緊

三兒心裏大怒，問道：「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呢？」店小二說：「我們住街坊，張老萬在我們對門兒住，怎麼不知道哇？」三兒又問：「張老萬家裏還有甚麼人哪？」店小二說：「就是他們兩口子，當下家裏一個人也沒有啦。」三兒又問：「李武舉在那兒住？」店小二說：「就在我們這村北十幾里地，那兒有個小河兒，緊靠河邊兒上那個大村子，在村子外頭就看見他的房子啦，他那一小房子，四外的羣牆就有兩丈高，牆上有鏤口，大門全拿鐵葉子包着，誰不認識李武舉呀？明天你們幾位，正打他的門口兒走，看看他那兒的勢派有多們大。」三兒說：「我們的車要走到那兒，他教過去嗎？」店小二笑着說道：「您哪，到底是年青，沒出過門兒，大道上走道兒的，多的很哪，要是不招他不惹他，爲甚麼不教過去呀？」三兒說：「我們是外鄉人兒，到了這兒，還敢惹他嗎？」正在這麼個工夫兒，別的屋裏又招呼店小二，店小二這才出去。三兒本是祖傳俠義，一聽見這個惡霸欺負人，打抱不平的心，自然而然的就來啦，也不言語，吃完了晚飯，自己就出去啦，一直的到了李家樓兒，圍

着李武舉的房子，轉了一個灣兒，看明白了來去的道路，就趕緊回店，睡在炕上就睡，睡到二更多天上，翻身起來，慢慢兒跟李四海說道：「我出去有點兒事情，四爺爺可別言語，不到天亮我就回來啦。」李四海說：「你幹甚麼去？」三兒說：「我上李武舉家裏，救那個挨打的人去。」將才我到李武舉的住宅那兒，把道探好啦，我到那兒就動手，有一兩點鐘的工夫兒，就把活兒作完啦。李四海說：「你既是到了那兒，怎麼不等着作完了活兒回來呢？」三兒說：「我爲的是教店裏知道我回來啦。」明天早晨好一塊兒出店，要不然晚啦不回來。明天早晨我打屋裏出來，店裏必多心，再一發生這一案，明顯着可疑，怕有麻煩。李四海說：「你快去快回來吧。」三兒這才把身上收拾緊襯了，腰裏帶了一把刀，不過二尺長，是折鐵的，在腰裏一圍，出了上房，就看不見啦。單說三兒打房上下去，一直的夠奔李家樓兒，進了莊子，打李武舉傍邊的胡同兒進去，上了一所兒大房上，打房上又上了大牆，進了院子，找着了李武舉住的屋子，是五間上房，屋裏點着燈，還有人說話呢。三

兒又到了前邊兒 看見馬號裏 馬夫住的屋子裏頭 有人說話 這個
 說你別想不開啦 你要不把媳婦兒交出來 不是白現世嗎 今兒打你
 這是先給你送個信兒 你要不把媳婦兒送了來 明天就要把你吊起
 來啦 教你嘗嘗這兒私刑 厲害不厲害 三兒一聽 這必是跟張老萬
 說話哪 到了後窗戶 拿舌頭舐了一個窟窿兒 往裏一瞧 看見炕上
 爬着一個人 穿着藍布衣裳 炕沿兒坐着一個人 兔頭蛇眼 不相好
 人的樣兒 勸他把媳婦兒獻出來 地下站着幾個人說 我們韓大爺
 跟你說的是好話 這是疼你 怕你皮肉受苦 你可別想不開 你要把
 我們老爺惹惱了 把你打死 也不過是一埋 誰敢管哪 你不是白碰
 釘子嗎 趁着這時候兒說出來 人情兩盡 你自己也琢磨琢磨 三兒
 心說 坐着的必是韓半截兒 騎着的是張老萬 又聽了一會兒 韓半
 截兒出去 往後院裏走 三兒在房上跟着 一直的到了後院兒 李武舉
 住的房屋裏 韓半截兒告訴李武舉說 明天一定教他交人 老爺您別
 心急 這麼些日子全等啦 再等個一兩天 准保教他把媳婦兒給您送

了來 李武舉坐在椅子上 笑嘻嘻的說道 好哇 你去辦去吧 只要
是你辦好了 多多兒的給你倆錢 韓半截兒說道 這麼一點兒小事兒
算甚麼哪 不在乎賞錢不賞錢 您就是不格外的賞錢 也是一樣的
報效您哪呀 您哪把他那張借字收好了 防備着打官司 李武舉說
借字在這個抽屜裏哪 說完了話可就出來啦 三兒一想 這個惡霸
橫行霸道 這一方的小民 受害不小 我得想法子除了這一害才好哪
一掀門帘兒進了外間屋 在桌兒底下一蹲 等到李武舉睡了覺 三
兒先把外間屋的門開開 然後進到裏間屋裏去 屋裏點着似亮不亮的
燈 炕上擱着帳子 三兒先把抽屜拉開 裏頭有二百多現銀子 還有
借字信件 浮頭兒就是張老萬這張借字 先拿出來 掖在身上 又掀
下一個桌子帘兒來 把抽屜裏的東西包在一塊兒 慢慢兒出來 把門
給對上 上了廂房 把銀子帶在腰裏 把別的東西包好了 往腰裏一
圍 進了廚房 可巧廚房沒關門 在廚房裏找了幾盒洋火兒 把柴禾
棚子給點着啦 一會兒的工夫兒 火就着起來了 院裏的打更的 看

見有了火 鐘鏽的就敲起鑼來 院裏的人全都起來救火 開開大門挑水 院裏可就亂啦 馬號裏的人 全都出去救火去 把張老萬自己扔在屋裏躺着 三兒進到屋裏 跟張老萬說 我救你來啦 快跟我跑吧 張老萬也不知是怎麼回事 聽說教他逃跑 趕緊就下了地 跟着三兒就出來啦 三兒教他先藏在夾道兒裏 自己出去 找了一個挑水的 三兒說 快往這院裏挑 這個挑水的 跟着三兒就往馬號裏走 到了院裏 三兒教他把挑子擱下 過去就把他按倒了 先把嘴堵上 把他的腰帶子解下來 把他四馬攢蹄兒的一捆 擱在夾道兒裏 教張老萬出來 把水管裏的水倒出來 教張老萬挑着往外走 大門上看門的人 疑惑他是救火的哪 也沒介意 倆個人出了大門 把水管扔了 跑到村外 三兒說道 你快找着你媳婦兒 往山東一跑 這兒有二百多兩銀子 帶着作盤費 找個地方兒 作個小買賣兒 可以度日 等着這個惡霸教衙門裏辦了去 治罪之後 你再回家也行 掏出銀子來 給了張老萬 又把那張借字也給他 教他撕了 張老萬爬到地下就磕

頭 說道 恩人您哪貴姓大名 告訴我 日後我好報答您哪 三兒說
你也不用問我的名字 你快走吧 怕他們追你來 張老萬一聽 又
害起怕來 這才趕緊夠奔富庄驛 找他媳婦 一同逃走 這且不提
再說三兒 回到店裏 天還沒亮哪 三兒跟李四海說道 這回李武舉
橫行霸道 我有心要把他殺了 我怕把這個案 移到張老萬的身上
教他多活兩天兒 等我打北京回來 把他的腦袋捎了走 當時先便
宜了他 李四海說 這個東西也真可惡 留他在世上 也是害人 爺
兒倆說着話兒 天已經快亮啦 行路兒的人 全都起來啦 打點行李
起身 李四海也把行李捲兒捆起來 裝好了車 起身出店 一直的夠
奔北京 三兒在道兒上 把李武舉那兒拿來的那包袱打開 看見裏頭
有來往的書信 還有李武舉的一個圖章 三兒擇要緊的東西帶起來
不要緊的扔在路上 這一天到了北京彰儀門外 住在店裏 天已掌燈
時候啦 住在店裏 已經關了城門 不能進城 只好等到明天早晨
先教張有才 上順天府報信 教順天府的大班兒來接差使 大家再一

塊兒進城去 吃完了晚飯 三兒跟李四海說道 我出去辦一點兒要緊的事去 四爺爺在這兒等着我 可別着急 不到天亮我就回來 李四海說 你去今天夜裏回不來也不要緊 等你回來再教張頭兒 上順天府報告去 三兒說 我這就走啦 說着話出了屋子就沒影兒啦 張有才跟李四海說道 咱們費老大的事 破出命才把他帶到這兒來 怎麼又教他走呢 他要是一害怕 不回來 咱們怎麼交代呀 李四海說 劉義既是跟我有交情 我就不能辦他 三兒是他自己樂意來的 他要不來 咱們也沒法子 到了這兒他要是走了 咱們只當沒辦了來 我跟順天交代 你不用管 張有才也不好意思的再說啦 倆人躺在炕上睡覺 又睡不實在 到了四更多天 三兒這才回來 李四海問他事情辦完了沒有 三兒說 辦完啦 明天早晨 您給順天府送信去 教他們接來 我就跟着他們上順天府 到了順天府您就銷票 趕緊回家 可別耽誤着 李四海說 是啦 你只管放心吧 我走的快 你也把你的事預備好了 千萬別栽到這兒 早早兒的回去 我才對的過爺

三兒說 這到不要緊 我先睡一覺兒 李四海說 不用忙 你睡你的吧 睡到第二天早晨 張有才雇了一輛車 給趕車的多加酒錢 一警氣兒就跑到順天府衙門裏去啦 到了衙門一報告 現在把正賊劉三辦了來啦 住在彰儀門外店裏 趕緊派人接差使去呀 大班們一聽 把點兒辦了來啦 喜歡的了不得 趕緊淘茶打臉水 預備酒飯 張有才這兒吃着飯 大班兒的頭兒 就把人好好啦 找了兩輛轎車兒 等着張有才吃完了飯 一同上車出了彰儀門 到了店裏見了李四海 李四海把點兒兌好了 交給了大班兒 三兒早就告訴好了自己的趕車的啦 等着順天府的人一來 車就出店 李四海跟張有才 連大班兒們 押解着三兒進城 這些個大班兒來的時候兒 揚揚得意 在半道兒上 碰見熟人 就跟着吹牛 說是我盜御用碗水壺兒的要犯 拿了來啦 以爲着露臉 順天府附近的人 也都知道了 有許多的人聽說辦了一個盜御物的飛賊來 就在門口兒等着看熱鬧兒 押差使的車一進城 道兒上的人 看見順天府的大班兒 押着差使 知道是打

外邊兒辦來的人 全都打聽是甚麼案子 車到了順天府門口 這些個
看熱鬧兒的 都往車裏瞧 一瞧車裏坐着一個小孩兒 全都說怪事
怎麼這個飛賊是個小孩兒呢 紛紛議論 這一下子 一傳十十傳百
四九城兒 可就嚷嚷起來啦 李四海大家進了衙門 立刻就打報呈
裏邊兒聽說辦了正賊啦 立刻坐堂 把三兒帶上去一問 三兒說 我
是山東人 姓劉 我叫三兒 幫審員又問 作過甚麼買賣 三兒說
沒作過生意買賣 從小兒就作賊 幫審員又問 皇宮裏丟的那個碗水
壺兒 你知道嗎 三兒說 那是我偷的 幫審員說 原藏在那兒呢
三兒說 在張玉虎家裏收着呢 幫審員問 你把賊交給他作甚麼呀
三兒說 他是我們的鄉親 他哥哥張玉龍 在山東當大頭子 坐地分
贓 當下死啦 我因爲上這兒作賣買來 投奔張玉虎的家裏 張玉虎
教我上皇宮內院裏 盜出點兒東西來 等着案要的時候兒 再把
原贓獻出來 就說沒拿着賊 把東西得回來啦 又露臉又得賞 我說
不能白去 他許給我一百銀子 怕辦完了不給我銀子 我把他的靴掖

子偷過來啦。他要不給我銀子，我不給他靴掖子。沒想到把靴掖子掉啦。裏頭有要緊的東西。我怕他不答應我，把硯水壺兒交給他。他就藏在頂棚裏，吊在房椽子上啦。我也沒敢提錢，過了兩天，我就走啦。跑回山東去，又把我拿來啦。帮審員一聽有了原贓，趕緊招呼禁卒給三兒錄上錄，帮審員回到簽押房兒，報告府尹。府尹就委帮審員帶着捕役起贓去。帮審員派了幾名得力的大班們，押解着三兒，到了張玉虎家裏，把門叫開。裏頭就是兩個人看家，進了院子，帮審員問三兒：原贓在那屋裏房頂子上呢？三兒指着說道：就是這屋裏。是張玉虎住的屋子。大家進到屋裏一看，是新糊的頂棚。三兒說：這就把硯水壺兒掛好，才糊的屋子，要把頂棚扯下來，就看見啦。帮審員就教人扯頂棚，扯下來往上一看，房椽子上，掛着一個小盒兒。捕役們搬了梯子來，上去把小盒兒拿下來，打開一看，裏頭有棉花裹着，把棉花打開，裏頭才是硯水壺兒。這個硯水壺，是個翡翠的金蟾。週身碧綠，是一塊玻璃地兒的老翠，倆眼是紅的，是翠裏長就了的兩塊。

翡翠綠色真綠 紅色真紅 幫審員看完了 趕緊裝在盒兒裏 自己拿
兩手捧着 上了轎子回衙門 把三兒收監 幫審員把硯水壺兒 拿到
簽押房兒 交給府尹 府尹一見了硯水壺兒 樂的眉開眼笑 趕緊教
幕府辦摺子 明天早晨呈進御用硯水壺兒 李四海一看 已經開寶
就不必把那些摺票子拿出來啦 怕的又給大哥指着劉義說添罪
當天晚晌就把批票銷了 趕夜城出了前門 住在狗尾巴胡同店裏 暗
含着聽信 這且不提 再說順天府尹 把摺子遞上去 皇上看見原物
兒大喜 說道 這本是朕心愛的東西 你能給朕找回來 也算你出力
開覆你的原官 下去重辦賊黨 辦完了明白回奏 府尹叩頭謝恩
回到朝房就把頂子戴上啦 同僚的官員 給府尹道喜 府尹回到衙門
裏 吃完了早飯 自己坐了大堂 問三兒提上來 問三兒怎麼偷了去
的硯水壺兒 三兒說 那一天夜裏 我到了皇城裏 找着了皇上住的
書房 看見皇上在屋裏寫對子 有兩個內監伺候着 外間屋裏頭有幾
個人 我進不去 我身上帶着有洋火頭兒泡的水 我把他抹在偏殿的

窗戶上啦 呆了一會兒 有個送茶的人 走在院裏 看見偏殿的窗戶上冒藍火兒 進去跟他們一說 全都慢慢兒的出來看藍火 就勢兒我就進去啦 在外間屋爬在地下 掀起帘子底下的絳兒來 往裏一瞧 皇上那兒正寫對子 一個內藍拉石紙 一個內監站在旁邊 接着我就慢慢兒的進去 藏在桌子底下 等着寫完了 把對子拿到別的桌子上去的時候 皇上也扭過頭兒去 往對子那邊兒瞧 我在桌子底下伸手 就摸了一個硯水壺兒 揣在懷裏就出了裏間屋 看見外間屋就有了一個人 在外間屋門口兒站着 看那個藍火兒 爲的是聽着屋裏有甚麼事 這工夫兒 我就打那個人身後頭出去啦 回到張玉虎家裏 把硯水壺交給他 他教我上獻縣李家樓兒 李武舉家裏藏着去 他說李武舉是個大窩子 官人不敢上他家裏辦案去 李武舉託他請有本勢的人 李玉虎給我一個請帖兒 帖兒上有李武舉的圖章爲憑 我因爲把張玉虎的靴掖子丟了 趁着他還不知道 我就跑啦 我想着他說盜了東西來 給我銀子 我把硯水壺兒盜了來 他不給銀子 他必是

沒信用的人 我又怕他忘恩負義 把我辦了來 他好得功受賞 送了我的性命 我才回的山東 果不其然 他真就派人 到山東把我辦了來 錯過張玉虎知道底 別人誰也找不着我 這全是實供 大人想情 這全是張玉虎教我辦的事 辦完了不給我銀子 怨說我冤不冤 事到如今 銀子我也不要啦 大人把我放了吧 府尹坐在上面 冷笑了 一聲 說道 你是年青無知 作這麼大的禍 真贓實犯 往那兒走哇 府尹說話 三兒跪在供案桌兒前頭 往地下一爬身子 也不言語 就看他冷咕咕的 往起一站 手上的鐐子掉下來啦 一抬腿腳鏢就斷啦 就像一陣風兒似的 已經到了大堂對過兒門樓子上去了 說道 失陪啦 又一轉身 就沒影兒了 府尹嚷道 拿人 拿人 堂下的差役 全都一怔 聽見府尹教拿人 這才膽樣兒上房 在房上找了個不亦樂乎 連個人影兒也沒看見 府尹退了堂 到了簽押房兒 把大班們叫進去 申斥了一頓 教他們趕緊把賊拿回來 又跟幕府商量 已經奏明了皇上 拿住了正賊 這一脫逃 一定又有處分 幕府們一想

劉三兒說了一個李武舉 招集賊匪的請帖 張玉虎勾串的口供 先把李武舉拿了來 追問賊的下落 找一個頂替的 先別送刑部 在監裏押幾天 暗含着教人把頂替的那個監斃 就說這個正賊 在押病故 作一個摺子 一銷案就完了麼 府尹說 這個辦法倒好 就是得屈死一個人 幕府們說道 作大盜的 那個不該死罪呀 明正典刑也是死 頂替也是死 要是這麼死了 他落個整屍首 那不更好了嗎 府尹說 也只好這麼彌縫吧 立刻就派差 協同獻縣 鎖拿李武舉 這且不提 再說李四海住在狗尾巴胡同店裏 到了第二天早晨 吃完了早飯 李四海雇了一輛轎車 坐在車裏 把帘兒攆下來 一直的進城 到了順天府附近 找了一個茶館兒 進到茶館兒喝茶去 坐了一會兒 就聽見外邊進來的茶座兒說道 順天府衙門裏 在大堂上問那個飛賊 問着問着 這賊一抖手就上了房啦 等到大班們上了房的時候 賊早就跑啦 這才出去趕去 連影兒也沒趕上 這個賊真快 聽說還是一個小孩兒 就說這個小孩兒有多麼大的本勢呀 李四海一聽

心說必是三兒跑啦。這才明白劉義教他趕緊走的用意啦。李四海出了茶館兒，趕緊坐車出城，在狗尾巴胡同，雇了一輛車，多加酒錢，趕回了天津。先到下處裏，夥計們看見李四海回來，說道：「四爺這盪辛苦，來的，那幾封信，全都給您送到家裏去啦。」李四海心裏說道：「我沒家裏來信哪，怎麼說把信送到家裏去啦。」心裏納悶兒，洗了洗臉，先到了衙門裏，交了回文，緊跟着託人寫了辭呈，交給門房牌，託門房兒大爺，把辭呈拿上去，立刻就告長假。縣官接着帖，把李四海招呼進來，問他爲甚麼告假。李四海說：「家裏有老親，回家養親去。」縣官留他，李四海非告假不可。勉強着告了長假，回到下處裏，把公事交代完了，這才回家。到了家裏一瞧，把東西傢俱，全都捆好啦。像要搬家的樣兒。李四海問家裏的人：「是怎麼回事，大家說道：『不是你給抽了錢來，教家裏上避靜地。』」兒，偷着蓋房子去嗎？蓋房子還怕人作甚麼呢？昨天你打發來的那個小孩兒，送來的那個小箱子兒，說是今天晚晌就搬家，這不是全收拾好了嗎？到底是搬不搬哪？」李四海

說搬甚麼呀 家裏的人說 你給帶錢來怎麼不知道哇 李四海說 你們把信拿出來看看 家裏的人 把信遞給他一瞧 信上是自己的名字 三封信 一封稍了一千銀子來 教家裏蓋房子 李四海滿不知道 這才知道必是劉義給帶來的信 要不然劉義不能說我家裏沒有事 這必是 我在那兒的時候 他給送來的錢蓋房子 他教我作買賣 也必有打算吧 又把那個小箱子兒打開一瞧 裏頭淨是珠寶玉器 大概置個四五千銀子 裏頭還有劉義的一封信 拆開一看 是劉義教他趕緊告假 今天就搬家 千萬告退 不可再當馬快 囑咐的至再 李四海又問送箱子的那個小孩兒 甚麼樣兒 家裏的人說 那個小孩兒 走道兒點點腳兒 山東的口音 挺怯的樣兒 他說你是他四爺爺 今天晚晌還來哪 說你今兒回來 跟你還有話說哪 李四海說道 這一定是三兒啦 前幾回帶來的錢 都作甚麼用啦 家裏的人說 你不是教拿這個蓋房子嗎 李四海問在那兒蓋房子呢 家裏說 在靜海縣蓋的 當下都預備好啦 今天晚晌要搬就可以搬 李四海說 等着三兒來

了 跟他打個對頭再說 家裏的人說 車可雇好啦 那時招呼那時來
李四海說 教他們等着吧 拉不拉的也給車錢 李四海這兒正說着
話呢 外邊兒有人叫門 李四海自己出去開門一瞧 敢情是三兒來啦
讓進去 問三兒多會兒來的 三兒說昨天晚上就到這兒啦 我們
那輛車在這兒等着哪 我到了店裏 把東西拿了來 給您送來 告訴
我四奶奶 預備搬家 再等您回來 跟您當面兒說一回 好教您快走
李四海問 怎麼鎖着你 你會跑回來啦呢 三兒說 我練的是童子
工鷹爪刀 您一到了我們那兒 我爺爺就教我操練腿上的勁 跟手上
的勁 怕我臨到用勁的時候 撮不動鐮 給我帶上鐮 教我把手
鐮子擡下來 把腳鐮踢翻 試驗完了 又給我換結實鐮 教一天操
練三遍 打了二百多付來 一付比一付大 故此順天府的鐮子 一伸
腿就開啦 我爺爺說 教我等着給您蓋房子 多會兒把房子蓋好了
要搬家的時候兒 才教我原案來哪 那天上天津來的人回去 說是房
子蓋好啦 我爺爺才把這個小箱兒交給我 教我帶了來 打順天府回

來的時候兒 趕緊給您送了來 教您趕緊搬 怕順天府跟天津縣要您
哪回去 再給辦人去 那一來您就找了麻煩啦 您要不去 官必不答
應 張玉虎也是恨您哪 張玉虎知道您是我爺爺的朋友 拿不着我
怕他拿您出氣 必要被他的害 李四海說 你來這一盪 很冒險哪
三兒說 這倒不要緊 我爺爺派了五十多人來啦 我要走不了 他們
也得上獄裏救我去 那麼一來我就栽啦 我爺爺一定不饒我 我在家
又操練了這麼些日子 操練好了 我才跟您來的 故此我爺爺才放心
就是不放您心哪 怕不肯走 教我看着您搬了家 我才回去哪 李
四海說 我已經把差使辭啦 一定要搬家 明天早晨 一開城門就走
三兒說 我回店裏去啦 明天早晨 我也起身啦 說完了這才站起
身來 告辭而去 李四海就教人預備搬家 教趕車的天不亮就把車趕
了來 大家一宿也沒睡覺 五更天就裝車 頂着城門兒出城 搬到靜
海縣去啦 這話不提 再說順天府 因爲劉三兒跑了 仍舊教大班們
查拿 大班們把李四海拿賊的情形一說 這一案非得李四海辦不了來

順天府尹 趕緊就給天津縣 來了公文 要李四海 天津縣官因爲
李四海告了長假 派人去找李四海 教他上順天府 到李四海家裏一
看 已經搬了兩三天 不知道搬到那兒去 打聽遍了 也沒人知道
天津縣只好寫了一件詳文 稟覆順天府 說是李四海是山東原籍 已
經請了長假 不知遷住何處去啦 順天府接着回文 一看李四海沒來
只好等着把李武舉拿了來再說吧 又把張玉虎提回來 問了兩堂
他沒有甚麼口供 仍舊送回刑部 這一天把李武舉解到了順天府 李
武舉不知道爲甚麼鎖拿他 心裏想着 必是有人告他 自己仗着有錢
一也就十分害怕啦 到了順天府一過堂 才知道是賊攀 李武舉不
認 反倒在堂上大鬧起來 堂上吩咐把他收監 到了黑下 牢頭禁卒
們 一齊下手 把毛頭紙給李武舉蓋在臉上 拿水一噴 把紙噴濕了
一會兒的工夫 就把李武舉給警死啦 呆了一會兒 把毛頭紙揭下
來 拿濕手巾把臉上的血跡擦淨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 先寫了個病呈
無非官樣文章 隨後又寫報呈 把報呈拿上去 府尹派了個委員驗

了驗 教牢頭具了個結 實係因病身死 幕府作了個摺子 硬說李武舉是正賊 已經在押病故 皇上因爲已經找回原物兒來啦 賊犯死了就死了 沒有甚麼關係 故此也沒深究 硃批批了個知道了三個字 案就結啦 雖然屈死了一個李武舉 這下子可給民間除一大害 張玉虎在順天府衙門遞訴呈分辯 又加上同事各班頭目聯名具保 順天府尹因爲辦了李武舉 怕屬下的人給洩了底 李武舉家裏的人上控 這才批准了開釋取保 革退了差使 這下子劉義才心平氣和 李四海把三兒送來的這一箱子珍寶 變賣了兩千多銀子 在家養老 以畢一生 這就是熱心交友的善果 這段故事 才算了結

請看出版小說

小探偵	小警世	小社會	小苦情	小醒世	偵探	小社會	小俠義	小警世
夢	郭淑	義婢藏兒	苦命兒	兒恨	鐵沙	朱阿	紅巾	母閣
話	貞	兒	兒	恨	掌	毛	女	王
每本十四枚	每本十六枚	每本十二枚	每本十六枚	每本十四枚	全部四册	每本八枚	每本二十枚	每本十二枚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角	銅元	銅元	銅元

小諷世	小社會	小社會	小社會	劇本	改良	小苦情	小警世	小政治	小奇情
偉人之妻	幼兒尋父	仗義女郎	鐵頭僧	專制	胭脂	淚	案	王大發	奇命案
每本十四枚	共兩本	每本十四枚	每本二十四枚	每本八枚	每本十四枚	每本十四枚	每本十四枚	每本十二枚	每本一角五分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銅元	大洋

發行所 廣興大街晚報社 電話四百號

天 錫 瑞
店 華
津 金
街 店

金銀首飾各界
徽章送禮銀器
工精樣新價目
省錢電話三千
零七十一